

■ 羊许云

一道残阳穿透摇曳的椰叶，在老屋的廊道前洒落细碎的光影。窗前的老木臼枯瘪乌黑，裂纹纵横交错，犹如碳笔画里一张孤苦沧桑的老脸，静静地立在幽韵的廊道里。

这就是奶奶的老木臼，这只毫不起眼的老木臼，曾经在岁月的风尘中陪伴着奶奶走过近半个世纪。听父母说，奶奶嫁过来的时候，爷爷家穷得甚至连一件像样的家具都没有。有一天，爷爷上山砍了一段檀香木头，回到家后用斧头又挖又砍，费了九牛二虎之力，最终做成了这只老木臼。此后，这只木臼便成了奶奶养家糊口的工具。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初，农村还没有碾米机，谁家从田地里打回粮食，都要经过春米和筛米这两道工序，最后才能吃上白花花的大米饭，因此，木臼成了当时家家户户必备的“宝物”。

奶奶一共生育五个儿女。一家人的口粮都是奶奶从木臼里一点点地抠出来，奶奶用自己布满老茧的双手养活了全家人。四个姑娘长大后，奶奶从此又多了几个帮手，再也不用孤苦无依了。每天天还没亮，奶奶便把姑娘们叫醒，准备春米。奶奶从茅屋里慢慢地滚出木臼，姑娘们便开始各自抡着棒杵春米，她们围在木臼旁挥舞着棒杵，一下一下地猛砸，棒杵撞击着木臼和里面的谷子，发出沉闷的“咚咚噼噼”声，这是黎寨特有的春米奏鸣曲。姑娘们挥汗如雨，每次春米，她们都要耗费很大的力气，衣衫被汗水完全湿透了，才将一箩筐的谷子完全春透。

我出生时，生产队已经配备了一台大功率的柴油碾米机，生产队白天碾米，晚上发电，还实现了“村村通”广播，大家再也不用着辛苦春米了。几乎每天从早到晚，碾米机巨大的轰鸣声都会一直持续到天黑。乡亲们络绎不绝，挑担碾米，忙得不亦乐乎，昔日的“宝物”木臼逐渐受到人们的冷落。逢年过节，大人们偶尔才用木臼来春糯米粿。

木臼在使用前都要事先在内壁涂抹一层花生油，以防止食物与木臼粘连，所以，木臼的内壁总是油光可鉴。小时候，我总是喜欢把木臼当作坐椅，但很快就会被大人赶了出来，说木臼有灵气，人坐上去不吉利。于是，我渐渐对木臼敬而远之。

后来，姑娘们都出嫁了，而奶奶的身体也每况愈下，再也提不起沉重的棒杵。那时候妈妈刚刚过门，于是，春米的重担便落到了妈妈的肩上。

有一次，妈妈蒸了我最爱吃的糯米粿，她把已经蒸熟的糯米饭倒进木臼，接着用棒杵将糯米饭捣烂，然后揉捏成饼状，逐个排放在竹筛上，再洒上黑芝麻。馋得我直流口水。妈妈笑着说：“想吃就自己拿呗。”妈妈直起腰身，用衣袖揩了揩额头上的汗珠。这时，妈妈额头上的汗珠悄然滑落，滴到糯米粿上，我看得真切，竟嗔怪起妈妈来：“真脏。”妈妈说：“孩子，这个糯米粿已经被妈妈的汗水弄脏了，就留给妈妈自己吃吧，你想吃就自己挑一个。”

多年后，奶奶去世，我们用老木臼的机率更少了。偶尔，妈妈要做些糯米糕点，爸爸便扛着半袋子糯米到食品厂找师傅用机器加工，省了不少事。闲置的老木臼被我们倒翻过来，用来放置些杂物。几年后，老木臼渐渐被腐蚀，被蛀虫咬得面目全非，母亲敝帚自珍，舍不得将它丢弃，便将它放在走廊里，一放就是二十多年。

去年春节，我回到乡下，在屋檐下又看到了这只老木臼，它就像是个榆木疙瘩一样，其状奇丑。经过长年的风摧雨淋，老木臼已经是裂纹纵横，破败不堪，它无声地立在屋檐下，无人理睬，已然被岁月的风尘湮没了。

投稿邮箱
hnrwbxb@163.com

■ 符浩勇

父亲这辈子最大的荣耀，是坚持让我读书，我的求学生涯灌注了父亲的毕生心血。

父亲这辈子斗大的字不识半升，常常自嘲怕字如见虎，然而肚肠里却灌满了乡间的轱辘趣事。

在我读小学时，衣闲了，父亲就会一把蒲扇，一张破凳坐在村头的树荫下，吸引一帮人來听他神神怪怪的故事，临了，父亲总是对愣神听故事的我说，好好读书，长大了，把故事记下来去卖钱。如今，我果然成了一名业余作家，出版了六部小说集，却未能实现父亲的愿望，我的书并不卖钱。

读中学时，第一年考理科，成绩很不理想，几乎挫败了我再读的信心，父亲两手各攥着一个纸团，让我抓阄：“你来挑，挑到‘读’字，就要去读，这是祖上阴德，挑到‘不’字，那就回家种田吧。”我随手一挑，挑中了“读”字。直到一年后我领到大学入学通知书，父亲才含泪告诉我，那两个纸团上都写着“读”字。

上大学时，我因病住院，父亲知道后，从没有进过城而且说一口城里人根本就听不懂的乡下方言，不知道怎么就出现在我的病床前，那一脸的惶然与疲惫永远镌刻在我的心坎上。

父亲是坐了车又坐了船起来的，已经两天没吃饭了，我要带父亲去吃饭，父亲说不吃了不吃了，吃了没地方放。只有我知道



■ 李再明

到海南之后，很少正儿八经地过过端午节，但冰箱里总是有很多的粽子，经常会在节后的某一个平淡的日子里，突然地被这些粽子牵扯起记忆中最柔软的部分。

我的故乡在洪湖，荆楚大地，是屈原的故乡，也是端午节的发源地，乡风民情是很重视端午节的。人们按着季节的步调，过节的节奏，有条不紊地准备着节日必备的一切。

过端午节，首先要腌鸭蛋，我们叫咸鸭蛋，为盐蛋。农历三月过后，地上该开的花开了，油菜花开过了，豌豆开花过了；草青了，秧绿了，大自然生机勃勃，生产队热火朝天。那时，我们大队(村)有专门的鸭棚，集中喂养鸭子，每个小队都派一个人到鸭场牧鸭，生产队的稻田，只允许公家的鸭子在里面吃草吃虫，鸭子生的蛋都集中攒着，到端午节前一个多月，鸭子生的蛋很多也差不多。然后发到小队。从我记事起，每年端午节的鸭蛋都是大队分的，按每家每户的人数分，不管老少，每人十个。我现在还能忆起当年村人一手抓起三个鸭蛋，一手一手地数蛋的情景，蛋分到家里，会先去地里挖一些新鲜的泥土，用水拌湿做成泥浆，再把盐放进去，搅匀，再把蛋放到泥里拌涂，然后把涂过盐泥的蛋放到草木灰里滚一滚，最后放到陶缸里存封，等到端午节再开缸品尝。这样做出来的咸鸭蛋很好吃，腌过的蛋黄红润润、油汪汪的。多少年后，每看到朝日东升或夕阳西下，都会想起家乡的盐蛋黄。

端午节前做的第二件事是打粽叶和包粽子。我们那里的粽叶就是芦苇叶，在水乡湖区，岸边生长着高高的芦苇，芦苇叶青翠绵长，只要肯下功夫，苇叶应有尽

流年剪影

父亲的“放”是什么意思。父亲在乡下，方便时与天地为伍，随时解决，害怕在城里找不到墙角树荫。

我刚参加工作那年，几个大学的同学好友早就约好，聚众海聊。

刚吃过晚饭，我正洗漱炊具，门被敲响，我上前打开门：是父亲，他从乡下来了。

父亲裹着一件半旧不新的大衣，头发上挂着零星的雨珠，削瘦的脸上—双眼睛却十分有神，背上还驮着一只鼓鼓的布袋。我脱口而出：“爸，你怎么来了？……”父亲似乎显得很不安，讷讷地说：“家里闲，今早晌拔了花生，你娘惦记你，就嘱我来……”说时，他放下布袋，抹了抹头上的水珠，才慢慢舒了一口气，对我巴结地一笑。

我本能地操起炊具，问：“吃饭了没有？我来煮……”心里却有一缕隐隐幽怨，那时候，我的饮食糊口靠自起炉灶，自然有些不便。父亲仿佛意识到什么，阻拦我：“别煮了，我吃过了……”刚才，刚才在街上。”我没有迟疑，抢过话：“别说谎，挨饿的可是你。”说时，还是执意淘米，可父亲很倔，上前拦住我，一度说在街上吃过了，说时他已操起扫帚，涂扫地板。

刚刚收拾停当，我三个同窗好友来了。父亲显得热情过剩，格外勤快，喜滋滋地端出从家里驮来的花生。花生是刚从地里拔起就用水煮熟的，吃时有一股原味原汁的香气。

我的同窗好友坐下围定，尝着花生，都说父亲好疼我，羡慕我有这样憨厚慈祥的父亲。父亲拘谨地坐在一边，不时还插上话，我的同窗好友显得很客气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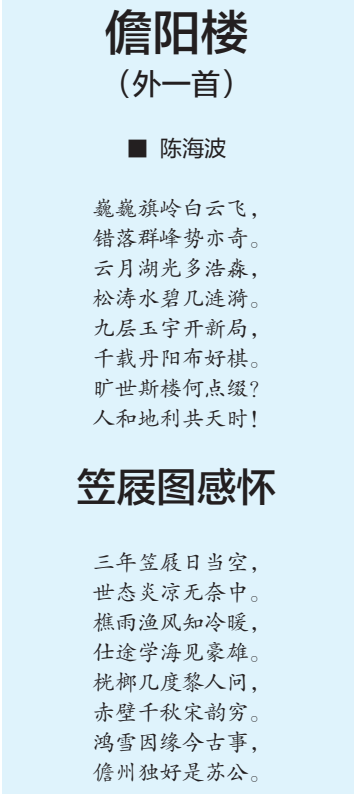
对他嘘寒问暖，还询问起乡下收成年景。父亲一点也不生分，絮絮不休地作答，甚至忘情地唤起我的不悦听的曾在中学时就惹女同学取笑的乳名。

我趁着父亲上洗手间的机会把一张拾元券的人民币塞给他，说：“爸，今夜影剧院演琼剧，海口剧团的《猫狸换太子》是新剧目，有明演主角，你去看吧，顺便将花生壳端去倒了。”我深知父亲喜欢琼剧。我读中学时，每逢军节假期，他总是跨上自行车走村串户去看。参加工作后，我不时回乡下，就买几盒新版的琼剧磁带带给他。如今剧院正逢演戏，他当然高兴。他向大家道过别，就飘然出门去了。

时间过得真快，子夜已过。我的三个同窗好友起身告辞，我送出门外，忽然记起父亲还未回来。这时候，影剧院早该散场了，他到哪里去了呢？于是，我转身回屋，找出一件大衣，出门去。高大的影剧院大楼已漆黑一片，门前几盏昏黄的路灯疲倦地睁着眼睛，小商贩们已收拾起夜市的摊档。父亲，你到哪里去了？我在影剧院门前的台阶上徘徊，向四下黑暗的角落找寻。父亲，你在哪里？

忽然，我发现一个栏杆处倚着一尊佝偻的黑影。我疾步过去，果然是父亲。他睡着了，手里还抓着一只煎糊的葱油饼，他或许来的时候压根儿就没在街上吃过东西……我犹豫再三，不忍唤醒父亲，他削瘦的脸显得十分疲倦而苍白。但寒意渐重，我脱下大衣，披在他单薄的身上，他却恍然醒了，不经意地对我歉然一笑……

诗路花语



念奴娇
中国人民抗战
胜利70周年寄怀

■ 陈奋

石狮尘扑，古桥旧，珠泪飞云移月。七七狼烟，边报急，疆内殃连祸结。刀刃屠城，腥风飒飒，枯骨横霜雪。苍生涂炭，忍看河岳残缺。

松沪浪怒滔天，四行多惨烈，昆仑低咽。唉我同胞，驱日寇，斯志谁人能夺？跃马挥戈，平型喜报捷，战旗如血。江山新梦，浩歌华夏英杰！

党旗飘过94年

■ 麦造海

故国飘摇患病多，英雄崛起挽山河。灯悬赤县难明夜，剑劈夷夷万劫波。举帜锤镰扬志气，传书马列镇妖魔。红船满载黎元梦，怒水涛中破雾过。

端午回乡探母

■ 陈泽民

客居府城州寒暑，
年年端午回乡度。
不嫌自家黄皮酸，
难却慈母粽子熟。

母校，请听我说

■ 郑俊伟

在这蝉鸣月暑的时节，我将与你相握，然后挥手，迈入社会的滚滚红尘。我想对你说，即将离别，也许不会再来了罢。可确实难说再见，记忆里，抹不去您的情，如儿时的美食，韵味存留。

校园里各种口音的欢声笑语、甚至偶尔同学间的争吵，此刻都变得那么清甜；染红了操场的朝霞，洒落在我画板的落日余晖，都会成为我今后生活的色彩。

我不知道往后的时日，是否能如今日这般恬静，你让我知道如何在这喧嚣中坚守那一片流云、那一抹晚霞。

我想对你说，岁月的清酒醉人心扉。你的奉献，让我心生敬意。然而铁打的校园流水的学生，每年的学子比肩叠踵，恭敬苦读或者桀骜不逊，你都一视同仁地奉献。

我想对你说，我很抱歉，在校道上跌倒过，为了把我扶起来，你操碎了心。我就是一颗小树啊，我庆幸自己没有就此腐朽，而是挺直了身躯，去舒展明天的枝繁叶茂。

我想对你说，我想留下，不知日后你能否记得朝夕相处的每一天，或春雨细丝、或盛夏清风、或秋日白露、或冬至白衣。但此刻，为何我心中这般复杂？

我想对你说，每个人都有理想，可是理想却又不一样，然而我将毅然迈向自己的选择，尽管明知道前路有平坦也有崎岖，有寂寞也有彷徨……静静合上眼，过去的画面一一滑过我的眼前，挥一挥手，把你的教诲放进行囊，独自远行。

母校，你请听我说，我会用黑色的眼睛，寻找属于我的光明。

名家翰墨

扇盒盒

■ 孙文波

这是流行在二十世纪七、八十年代成都，乃至四川地区的找女朋友的词汇，它的意思与北京的“拍婆子”类似。但在这个词里的性隐喻好像更强，因为所谓“盒盒”，是四川人对装物品的器皿的统称，在这里暗示了女性的性器特征。七十年代末、八十年代初，成都年轻人“扇盒盒”的途径主要是流行于其时的公园露天舞会上，这类舞会一般是免费的，一群人在某个吉它爱好者的弹奏下翩翩起舞。在这种时候，小伙子们如果看上了哪个女孩，上去请她同舞一曲，然后在跳舞的过程中鼓动舌头，很可能到舞会结束，两个人就俨然成为情侣了。而另一种“扇盒盒”的方式是傍晚时分骑着自行车在繁华街道乱逛，发现女人在街上散步，或骑车路过，便跟上去要求认识。这样的時候一般女孩肯定不会干，但只要她不开口骂“你是流氓”之类的话，就可以跟在后面继续游说，虽然多半成功率不高，但也不是没有成功的时候。我的中学同学蒋鸣是干这种事的高手。

一九七九年我从军队复员回到成都后，他还属于没有被招工回到成都的知青，但已经不再到乡下呆着。一段时间，他天天吃了晚饭后便叫上我到成都的公园里跳舞。那时候蒋鸣的舞跳得很不错，但他到公园去的目的当然不是单纯地跳跳舞，他的目的就是为了“扇盒盒”。我呢虽然对跳舞没有兴趣，但好像有窥视癖似的，喜欢在这样的场合看别人与女孩纠缠，于是只要蒋鸣一叫，我就会跟着他出入于成都的公园，不论是人民公园，还是青羊宫，武侯祠、文化宫，到处都留下了我们的身影。而因为舞跳得好，蒋鸣一般在这样的场合还算得心应手，总能与女孩们搭上手，我多数时候是一个看客，如果有时看到一个长得还可以的女孩，我会煽煽蒋鸣去找，搞到后来，蒋鸣说我们真是一对好搭档。蒋鸣后来的妻子便是他在舞会上碰到的，那是长得很漂亮的女孩，属于中上粉子级别。那时候我与他在这样去玩的晚上过得很开心。

这就是青春而利七多的岁月。有一次我和蒋鸣傍晚时分骑车在成都文化宫附近的街上，看到两位穿着人时的女孩手牵着手在街边走。蒋鸣一下来了精神告诉我，这两个女孩肯定可以与我们一起交朋友。我说是不是哟，她们搭讪。一开头两个女孩并不理蒋鸣，但在他嬉皮笑脸的乱说后，其中一位与他说开了。我们与两个女孩一直走到四川日报社所在的红星路时，两个女孩不走了，而没有开腔的那一位突然对蒋鸣说：你走吧。然后指着我说：他留下。虽然当时蒋鸣被搞懵了，但他还是很快说：那好呀。而另一个女孩在蒋鸣走后说自己也要回家，也走了之，剩下我与蒋鸣留下的女孩。那一刻我一下搞不懂应该怎样对付这位女孩了，一时有点发傻地站在原地，还是她开口说：我住某×街。听见她如此说我回过神来，说那好啊，我送你回家。而在往她家走的路上我们聊起来，我晓得了她的姓名，知道她在一家医院当护士。

我与这位女孩后来约会过一段时间。但很快就不再交往了。到底是什么原因使我们不再继续交往，我已记不清楚。如果把这算作“扇盒盒”的话，我不知道它属不属于成功的事例。有了这一次的经验，后来我与蒋鸣还在街上追逐过不少女孩。一段时间，它几乎成为我们晚饭后的必修课。而我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个女朋友，正是蒋鸣与我在街上碰到的一个上海内迁三线厂女孩的姐姐。那是在我们与那个女孩碰头了以后，一次到公园跳舞她带来了她的姐姐，我们得以认识，有了一些交往。随后有一天，这位姐姐到我工作的工厂来找我，说是路过此处顺便看看。中午我们一起在工厂附近的小饭店吃完饭，我下午干脆旷工不再上班，与她一起往回走，在路上我分明感到她并非像自己所说是路过我的工厂顺便看看我。加上我当时觉得她长得不错，人也算文静，就问她愿不愿意与我交朋友。她答应了。这之后我们有了近半年时间的交往。但这次恋爱并不成功。在我去了她家几次以后，她的父母以上海人的挑剔阻止了我们的关系向更深入发展。

心香一瓣

诗 心

■ 徐洪晶

心，人人皆有，却因其生活经历、生长环境的不同而千差万别，套用达芬奇学画时的一句话，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两颗心。仁慈友爱者，曰仁心；悲天悯人者，曰佛心；胸怀天下者，曰壮心；凶狠狠毒者，曰兽心；更有淡泊悠然者，曰诗心！有人说，诗心，即作诗之心，诗人之心，我不以为然，诗心，乃诗意之心。拥有一颗诗心，是人生最快捷之事。任世间繁杂万千，我自淡定从容。人生短短几十载，活一个本真不是最好的选择吗？一轮明月，半壶竹酒，三五知己，吟诗弄赋，岂不快哉？黄沙大漠，落日孤烟，苍茫草原，策马驰骋，岂不壮哉？深山古道，鸟语松风，晨钟暮鼓，信步而行，岂不悠哉？江南三月，杏花微雨，清箫一曲，回眸一瞬，岂不美哉？

拥有一颗诗心，是人生最浪漫之事。在人生旅程中，总会遇到大自然的的风风雨雨，也总会遇到世俗的坎坎坷坷，但，这些都只是一种风景，甚至是调剂生活的不可或缺的一种味道。白云舒卷，清风飘逸，山水有情，风雨无惧。牵挂的忧，凝聚成最动听的字符；离别的痛，幻化成最感人的诗句。这点点滴滴，闪烁如星，缀满岁月的天空，安宁唯美，浪漫晶莹！拥有一颗诗心，是人生最感性之事。诗意的人，就注定是感性的，是感恩的；诗意的人，有一颗赤子之心，有一份赤子之爱。父母家人之爱，知音朋友之爱，对艺术的爱，对故土的爱，对祖国、民族、人类文明的的爱……一丝丝，一缕缕，在他们的血液里，清楚明白；在他们的文字里，真诚跳跃；在他们的生命里，亘古不衰！

诗心是感性的，是灵动的。德国伟大的哲学家海德格尔说，“人，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。”宋代王令《庭草》诗曰：“独有诗心在，时时一自哦。”诗心，其实真的不仅仅限于一卷诗书，或一墨墨香，只要有一颗诗意之心在，自然会在红尘之间寻得一份安然自在，于风风雨雨之间觅得一处世外桃源。